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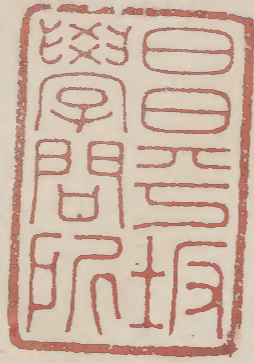
太平御覽

八十五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42
冊數	240 (85)	
函號	別	14 1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一

兵部二十二

料敵下

淺草文庫

宋書曰晉義熙五年二月偽燕生慕容超大掠淮北三月帝
抗表比伐以丹陽戶孟昶監中軍留府事乃浮淮入泗五月
至下邳留舩步軍進琅鄉所過葉城留守起大將公孫五樓
請辭大峴堅壁清野以持超不從初謀是後議者以為賊若
嚴守大峴軍無所資何能自返帝曰不然鮮卑姓貪畧不及
遠既幸其勝具愛其穀必將引我其亦輕戰師一入峴吾何

患馬及入峴帝舉子指天曰事濟矣衆聞其故帝曰師既遇
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廩而軍無匱之之憂勝可必矣
通典曰陳將吳明徹進逼壽陽北齊將王琳拒守又遣大將
皮景和率兵數十万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威
曰堅城來援大援在近不審公計將安出明徹曰兵意在速
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於是賜掾甲
冑疾攻一鼓而尅壽陽

又曰西魏遣將于謹諸梁元帝於江陵長孫險問謹曰為蕭
釋之計將欲如何謹曰懼兵漢沔席卷度江真據丹陽是其

上策移郭內居民退保子城峻真障堞以持援至是中策也
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險曰揣驛定出何策謹也
必用其下策險曰彼弃上而用下何也對曰蕭氏保據江南
錦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咎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
力不能分且繹儒而無謀多疑少斷人難虜始皆慈邑居既
惡遷移當保羅郭所以用不策也謹乃傘山谷公護及楊忠
等率精其先據江津斷其走路梁人堅大柵於外廣輪六十
里尋而謹至悉衆圍之梁主爰遣兵於城出戰輒為謹所破
旬六日外城自陷梁主退保子城翌日率其太子以下面縛

出降尋殺之

又曰後魏末原州民豆盧狼害都督大野樹而等據州城又州人李賢乃招集豪傑謀曰賊起倉卒便誅二將其勢雖盛其志已驕然其政令莫施唯唯以殘剝焉業夫以羈擥之則賊而馭鳥合之衆勢自離解令若從中擊之賊必喪膽如吾計者指日取之衆皆從賢乃率敢死士三百人分為兩道乘夜鼓譟而出群賊大驚一戰而敗狼遁走追斬之

後魏書曰李順使涼州還世祖問蒙遜政失順曰蒙遜專威河右三十許年雖不能殆厥將來獨足以終其世且前歲表

記十月送曇元懺及臣往迎便牽本意不忠不誰於是而甚以臣覲之不腹周矣世祖曰若妓卿言則放在元遠其子必復世子之俊又問曰早晚當滅順曰臣略見其子並非俊才能保一隅如慄煌太牧犍器粗立若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此之僉謂不建殆天所用資聖明也既而蒙遜死問至世祖謂順曰卿言蒙遜死今則驗矣又曰言牧犍立河其妙哉脫克涼州為當不遠於是賜絹千疋廐馬一匹匹進號安西將寵待弥厚

唐書曰武德初劉武周據太原使其將來金鄒叱於河東太

宗徃征之謂諸將曰金剛懸軍千里深入吾地精兵驍將皆在於武周自據太原專倚金剛以為捍蔽金剛雖衆內實空虛虜掠為賢在連戰我堅營蓄銳以挫其鋒分兵泐濕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當遁走當待此機木宜速戰於是遣劉弘等絕其糧道其衆遂餒金剛果遁

又曰武德中李靖隨河澗王孝蒙討肖銳師至于清江剋饒荆門遣其將乘勝入北江饒悉兵以拒之孝恭將戰李靖止之曰楚之輕銳難与爭鋒今新失荆門兵出戰此救敗之師也非其本圖勢不能久一日不戰賊必兩分留輕兵以抗

我退師以自守比即勢虧力弱戰擊之必摧李恭不從遣靖按營自以銳師水戰李恭果敗于南岸

又曰隋末王世充殺其主越王侗自僭偽號太宗率師討之世充求援于河北竇建德將全軍赴之諸將以二賊合執衆寡不敵宜退舍以避之行臺郎中篩收獨進討曰王世充有東都府庫填集其下兵士是江淮精其所患者在於乏食耳是以為我所持求戰不可建德親親軍族來拒我師亦當進彼驍雄其於奮決若縱其至此兩寇相連轉河北之糧以相資給則以洛之間戰聞不已今宜分兵守營深其溝防即世

充欲慎勿出兵大王親選猛銳先擾成臯之險訓兵坐甲以
侍其至被以疲弊之師當我堂之勢一戰必克建德既破
則世充自下不過兩旬夏鄭二主可面縛於麾下矣若退兵
自守計之下也秦王喜曰合吾意是實出師擾虜牢率擒建
德

又曰隨煬帝為突厥所為郡縣皆發赴援時太宗年未弱冠
召募從軍隸屯衛將軍雲定興師將發太宗勸之多賫旗鼓
疑兵以威突厥定興初不納太宗謂之曰始畢掃其境內敢
圍天子本疑國家倉卒無疑忽見旗鼓之盛必謂救兵云集

今者師進可前後相次今數十里間連亘不絕晝則旗幟相
續夜則証鼓相應以張形勢賊見必惧望塵而退此計之上
也不然則為所輕悉軍來戰必公不支矣定興悅而從而將
次崞縣突厥候旗騎馳告始畢曰兵大至遂解圍而退果如
所壽

又曰太宗遣李靖經略突厥以張公謹副公謹因言突厥可
取之狀曰頡利從慾肆情窮所極慕誅害良善既近小人此
即主昏於上其可取一也又其別部同羅僕骨迴紇延陀之
類並自立君長將圖反筮此則衆一久於下其可取二也突

利役疑輕騎自克石投出討疋焉不歸歆谷喪師立足無地
則兵挫將敗其可取三也塞北霜早猴糧乏絕天降之災因
以饑饉其可取四也頡利踈其突厥委諸胡仁是其常性大
軍一臨內必生變其可五也華人入北其類實多比聞自相
嘯聚保據其山險師出塞垣自然有應其可取六也太宗深
納之及被定襄敗頡利頗預略進爵為國公

又曰元年和十年王師討淮西鎮州節度使王承宗淄青節
度李師道謀撓王師遣刺節客於京城煞宰相武元衡憲宗
怒命御史中丞裴度為宰相專主兵機以誅三盜特淮西鎮

冀兩道用軍度之儲運供餉不假復又諸軍祀冠陰與賊通
朝廷立場即行赦雪議者患之宰相常貫之奏曰陛下豈不
知連中之事乎天下兵始於蔡急魏應齊趙通惡德宗卒天
下兵令為遂李抱真急擊之物力既屈朱泚乘間為亂朱南
向指致使梁漢為府奉天有行皆陛下出所聞見非他也不
能忍時次策速於滅賊故也也陛下獨不能寬歲月之計俟
拔蔡而圍鎮耶上上深然之而已下詔矣後擒元濟而承宗
服果如貫之所漢晉春秋曰亮圍祁山招鮮卑可此能等至
故比城石城以應亮於是魏大司馬曹真有疾司馬宣王自

荆州入朝魏明帝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乃使西屯長
安都督張群費曜在陵郭淮等宣王使曜陵留精兵四千上
邽餘衆悉出而救祁山卻欲分駐宣王曰科前軍獨能當之
者將軍言是也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比楚之三軍所以為踦
布擒也遂進亮分兵留攻自逆宣王于上邽淮曜邀亮破之
因大芟其麥宣王遇於上封之東歛兵依險軍 得交亮
引兵而还宣王王尋亮至於鹵城張卻曰彼遠來我請戰不
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大軍以近人情
自固可止此於屯為奇兵亦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逼

坐夫民望也今亮懸軍食少無行去矣宣王不從固尋亮既
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數請救且曰公畏蜀如虎
奈天下哭何宣病之諸將咸請戰五月辛巳乃使張卻攻無
當歛平何於南國自柰中道向亮：使魏還高翔吳班赴矩
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鎧五千領宣王還保營
袁希之漢表傳曰丞相亮出軍圍祁連山始以木牛運糧魏
司馬宣王張卻救祁連山夏六月亮糧進軍还至于青封木
門卻追之亮駐軍削大樹皮題曰張卻死此樹下豫今兵夾
道以數千強弩備之卻果自見千弩俱發射卻而死

韓子曰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下報曰可攻也主父曰
曰何故可攻對曰其見巖穴窮閭隘巷之士以十數穴禮下
而衣之士以百數矣君曰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然矣好顯
岩穴之士而朝之則戰士急於行陣上尊者下君士而朝之
則農夫情於力田戰士急於陣者兵弱也農夫惰於田者國
貧也

魏公兵法曰凡与敵相逢持軍相守欲知彼筭將揣其謀則
如之何對曰士馬饒雄示我以羸弱陣伍齊肅示我以不戰
見小約佯為不敢爭伏奇兵故誘以奔北內實嚴警外為弥

慢恣行間課託以忠告或執使以相忿或厚賂以相悅移師
則戒寬合營則偃旗智足以及謀勇足以及怒非得地而不
合非全軍而不侵以多擊少必取於晨朝以寡擊衆必候於
日暮如此則兵多詭狀將有深圖湮湏曲為防惧不可入其
規尽故傳曰見可則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改必但敵固無小
蜂蠱有毒且鳥窮則啄獸窮猶觸者皆自衛其生命而求免
禍難也若因而不聞乃智不逮於鳥獸其能乎必湏料敵制
勝誠於小利然後可刺大功矣或又問曰所謂料敵者何對
曰凡料敵者料其彼我之形定乎得失之計始可兵出而決

於勝負矣當料彼將吏孰予已和客主孰予已逸排甲孰予已堅器械孰予已利教終孰予已明地形孰予已險城池孰予已固騎蓄孰予已多糧儲孰予已廣工巧孰予已能株飼孰予已豐資貨孰予已富以此揣而料之馬有不保其勝哉夫軍無小聽聽必審也戰無小利必大也審聽之道詐占受之實亦受之工亦受之拙亦受之其詐而似實亦受之其實而似詐亦受之祖當明聽其實本會衆情思其驗鍛鍊而使不得逆詐自聽挫拆愚人之詞又不得聽庸人之說稱敵寡弱輕侮衆心而不新其虛實又不得受敵人以小利餌我

勇士輒掠則畜獲其首級將間不斷而重賞之忽敵無備必為所敗揣敵之術亦易知矣若辭怒而不戰者待其援也杖而泣汲而先飲者倍程迫速渴之無也大欲行無窮之勢圖不測之利其事煩多略陳梗槩而已荅遇小寇而有不可擊者為其將智而謀深士力而軍整鋒甲堅銳而地險騎畜肥逸而令行如此則士蓄必死之心將懷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二

兵部二十二

用間

孫子曰與師十萬出師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

內外騷動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

古者八家為隣一家從軍七家奉之言十萬之師不

事不耕者凡七十萬家也

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是故明王聖主賢君

勝將所以動而勝人成攻出於衆者先知不可取於神鬼

不可

以禱祈以求

不可象於事也

不可以事類求

不可驗於事度間又間生死間

五間

不可以行事度也

必取於人知敵之情也

用人也

故用間有五因

間內間反間死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為神紀人君之

室也用時任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也用敵鄉人知其未

五間也用而之可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者也因在官失職者若

使伺候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者也敵使我未

罰之家也因其有死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待於敵也視我我之

知因辱洛重許反使為我間也肅世誠日言敵使人未僕我

佯不知而示以虛示前却其會使師相語示故日反間也

之使吾間知之吾間至敵中為敵所得必誑事諭敵而備之

吾所行不然間則死矣又一云間敵未間矣我誑是而持歸

然皆非所圖也二間皆不能知幽於隱深密故死日間也蕭

世誠云所獲敵人及已軍士有重罪擊者故為兌相持忽泄

伴不祕密令敵間竊間之吾因繼之死間也生間者反

亡亡必歸敵貴必信焉往必死故日

報者也擇已有矣才知謀能自開通於敵之親責察其動故

靜知其事計彼所為已知其還報故自日生間也

三軍之親莫親於間若不親抚重以祿賞則以賞莫厚於間

是反為敵用泄吾情實也

厚賞之事莫密於間間事不密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

類其用能使間不能得間非微密者不能得間之實精微用意微哉

人之用也微哉無所不用間也間事未發而先聞其間者与所告者皆

死凡軍之所欲擊所欲擊城之所欲攻所欲攻人之所欲殺

所欲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舍人之姓名守有官職任者

今吾人遣以重利詭其辭故反間可得而用也故能取敵之因事而知之故

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因反敵間而知敵情鄉間內間者皆可得使也因事而知之

故死間為誑事可使告敵因是可得而攻也因誑事而知敵情生間往反可

使知其敵之復其所在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而其五間之事主必

之知人主當知五間之用厚共祿豐其材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門不可不厚

也反其者五間之本事之受也故當在厚行之殷之與也伊摯在夏伊尹周之與也

呂牙在殷毀故惟明主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

兵之要三軍所待而動者也已上駐書通典

左傳曰楚師伐宋九月不服將去宋楚大夫申叔時曰築室

反耕者宋必听命楚子從之築室於宋分兵於田未元去去從其言宋人惧使

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兵法因其

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導之華元善用此術得以自通曰赦邑易

子而食折骸而棄雖然城下之明有以國弊不能從也寧以國弊

不從城下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听子反惧與之盟而告楚子退

三十里宋及楚乎華元若不因間若不用諜元由得入楚軍也

又曰楚師伐鄭、人將莽楚師夜遁諜告曰楚幕有鳥乃止

禮記曰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

宰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從之

戰國策曰鄭武公欲伐何先以其子妻胡因問郡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閔思其曰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日兄弟之國子言伐之可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而不備鄭、襲

胡取之

此用死問之勢

又曰燕昭王以樂毅為將破齊七十餘城及惠王立與毅有隙齊將田單及從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不拔者二耳樂毅為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與連兵南面王齊人未附故且緩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伐毅燕人士卒離心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僂先人

燕軍從之即墨人激怒請戰大敗燕師所亡七十餘城悉復

之

僂與戮同

又曰秦師圍趙閼與

音余

趙將趙奢救之者趙國都三十里不

進秦間來奢善食遣之

音食寺

間以報秦將以為奢師怯弱而

止不行奢一隨而卷甲趨秦師既破之

斯則反用彼間

又曰秦與趙兵相拒長平趙孝成王使廉頗為將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破不出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患獨畏馬服趙奢之子為將耳趙王信秦之間言曰因以奢子為將終為秦將白起所敗

史記曰楚漢相持未決負勝陳平言於漢王曰彼項王有骨
鯁之臣以亞夫范增鍾離昧能龍且周殷之屬

昧音祿且子間切不

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換數万斤金行反間其君臣以疑

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諛必內相朱漢因舉兵攻之破楚必

矣漢王然之乃出黃金四万斤与平恣所為不問出入平既

多矣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為項王將功多

矣然中不得裂地而王欲与漢為一藏項民分王其地項王

果疑之使至漢王為太牢具舉進見楚使

奉罪誼而來也

即佯驚

曰吾以為亞夫使乃項王使也復特去便以惡草具進楚

去肉

更草果之具

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以亞夫亞父欲急擊下

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听亞父聞項王疑之乃大怒曰天下

事大定矣君王日為之願賜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皆而

消不悟反間而之也

又曰漢使食其說齊兵与生縱酒漢將韓信因齊元備襲破

之田廣烹食其

此於韓信田死間之勢

又曰漢高帝被勾奴單于冒頓圍於白登乃使間厚遣閼民

又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因今得漢地而單于終能居之也且

漢王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

皆持滿傳矢外鄉從解角直出竟与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

又曰高祖紀曰上問佈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与之乃以金啗將佈將多降者

陳佈也

後漢書曰西城將兵長史班超發子闐諸國兵擊車龜茲國揚言兵少不敵罷散乃陰緩生口歸以告茲王喜而不虞超即潛勒馳莎車營大敗破降之

斯亦同死間之勢

晉書曰益州牧羅遣將隗伯攻蜀賊李雄於戰城牙有勝負雄乃募武都人科扑秦鞭之見血使譙羅尚於欲內應以火

為斯尚信之悉出精兵遣隗伯等率兵從擊雄々將李驥於道設伏秦以長梯倚城而舉火伯軍見火起皆爭緣梯秦又以繩及上尚軍伯餘人皆斬之雄因放兵內外擊之大破尚

軍

此用內間之勢

又曰劉曜逼長安復圍北城太守趙昌遣使求救於趙允允率步騎赴之去城數十里賊繞城放火煙塵蔽天互間許允曰郡城已陷焚燒白刃軍无及矣允信之衆惧而潰後數日趙昌突圍赴長安北城遂陷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後凉吕光將吕延伐乞伏乾歸大敗之

乾歸乃縱反間稱衆潰東奔城紀延信而追之延司馬耿雉
曰告者視高而色動必有姦計不可從相遇戰敗死之
後魏書曰陸侯擊吳於杏城大破之獲吳二叔諸將請送京
師侯獨不許曰吳一身藏竄非其親信誰能獲之若停十萬
之衆以遣一人非上策也不許私與吳叔兌其妻子使自追
吾擒之必也諸將咸曰今來討賊既破之獲其二叔唯走一
人何所復至侯曰吳之恃通本自本性今若獲兌必誑惑愚
人稱王者不死亡女相扇動為患必大遂遣吳二叔不志諸
將皆咎於侯侯曰此未得其便可必不皆他日果斬吳以至

皆如所言矣之明畧皆此類也

通典曰東魏將段琛據宜陽遣將牛道恒扇誘邊人西魏將
常孝寬拒之遣謀之訪獲道恒手跡令善書者偽作道恒与
孝寬書論欲歸之意人為落烬燒迹着火下書者還令謀人
遣之於深得書果之道所經畧皆不見用孝寬知其計深因
出音竒兵奄襲擒道恒及琛等嶠澗遂請

又曰東魏大將齊神武率兵趣沙苑西魏大將周文帝遣將
達奚武規之武從三騎背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管數百步
下馬潛听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

捷之具之敵之情狀以告文

又曰高齊斛律光字明月為當時名將後周將常孝寬守玉

壁今絳郡稷山縣忌光英勇孝寬參軍曲嚴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

年齊朝必大相殺琴孝寬因令嚴作謠言曰令聞諜漏其文

於鄴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

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榭樹不扶自墜祖埏因續之曰育老公

上下斧斲舌老母不得語令小而歌之於路穆提婆聞之以

告其母陸令萱令萱以斲舌斥已也陸令萱即後王乳也育老公謂祖

埏也遂相与協謀以謠言啓後主光周武帝聞之遂大赦境

內始有滅齊之志竟平其國

唐書曰黃州總管周法明率兵擊輔公柘遇張善安阻兵夏

口法明屯荊口鎮登戰艦與所親飲酒善安遣刺客數人詐

偽漁者乘輕舟而至見者不以為虞遂殺明法而去

又曰衛國公李靖伐突厥遂不可汗以唐見先在突厥結和

親突厥遂不備靖因掩擊破之亦為唐儉為死間之勢

衛公兵法曰夫戰之取勝此豈求之於天地在人國以成之

歷觀古之人用間其妙非一也即有間其君者有間其親者

有間其賢者有間其能者有間其助者有間其隣者有間其

左右者有間其縱橫者故子貢史廖陳軫蘇秦張儀范雎等
皆憑此術而成攻也其間之道有五焉有因其邑人使潛伺
察而致詞焉有因其事故洩虛假令告示焉有因政之使橋
使之事而反焉有審事我知事計遣而用之且夫用間以間
人亦用以間己己以密往人以密來理須獨察於心參會於
事則不失矣若敵使人來欲推我虛實察我動靜覘知事遣
其稱玩恐其所欲順而傍誘之敵有重臣失勢不滿其志者
我則陷以厚利詭相親附採其情實而致之敵有親貴左右
多詞諸誕好論利害者我使則間曲情尊奉厚遣珍室揣其

所見而反間之敵若使聘於我我則稽留其使令人与之共
處矯致殷勤為相親匿朝夕慰論陪供珍味觀其詞色而密
之仍但暮令使独与己伴居我遣聰耳者潛於複壁中聽所
間使既遲遠恐被恠費必是竊論必事我知事計遣兩用之
且夫用間以間人亦用間以間己己以山密往人以密來理
順獨密於心參會於事則不失矣若敵使人來欲推我虛實
察我動藉覘知事計而行真間者我當佯而不覓舍兩厚利
善飯之微以我言誰事示以前却贈會即我之所須為彼之
失者因其有間而反間之彼若將我虛而以為實即其承我

弊而得其志矣夫水所以濟舟舟亦因水覆沒間所以能成
功亦憑間而傾敗若束髮事主當朝正色忠以及節信以竭
誠不詭伏以自容不權宜以為利雖有善間其可用乎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二

太平御覽卷二百九十三

兵部二十四

示緩 務速

示緩

戰國策曰秦伐韓軍於關與趙王召問趙奢對曰道遠險狹難
救壁猶兩鼠鬪於穴中也將勇者勝王令奢救之軍耶戰三十
里而令軍中曰有軍事諫者死秦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
安屋瓦尽震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壁留二十
八日不復益壘秦間来奢善食遣之間以報秦将大喜曰夫去

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乃
卷甲而行趨之二日一夜至今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壘
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奢縱兵擊破之闕與圍解通典曰曹公
進軍攻表尚將審配於鄴先鑿塹圍城周迴四十里初令淺示
若可越審配遙見笑而不出爭利曹公令一夜濬之廣深二丈
決漳水以灌之數月城中餓死過半尚將馬延臨陣降遂剋鄴
城又曰魏將司馬宣王征公孫文懿賊保襄平宣王進軍圍之
會潦霖大水平地數尺二二軍恐懼欲移營宣王令軍中敢有
言徙者斬都督令史張靜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

若諸將欲攻之皆不听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
不息故能旬之半拔豎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
惑馬宣王曰孟達衆少而食支壹年吾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
淹一月圍一年安可不速今賊衆我寡賊餓我飽水雨乃衆功
力不設雖當促之欲何所爲自發京師不憂戰攻但恐賊糧垂
盡而圍洛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採此故驅使走也又曰楚子
伐隨隨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
又曰武城黑謂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
魏志曰夏侯淵性果悍進軍疾速人歌曰夏侯淵三日六百五

日千晉書呂光載紀曰光行至高昌聞堅殺晉光欲更須後命
部將杜進曰節下任全方面赴機宜速可不子而留乎
又曰杜預破吳衆議且侯來冬預日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
之後迎刃而解乃平之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後秦姚萇與苻登相持將苻萇據道萬
堡密引苻登萇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衆復戰姚碩德謂諸將
曰上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載既失利而更逼賊者由也
萇聞之而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遙據
吾東必苟懼登子與之速結也事久變成其福難測所以速戰

者欲使登子謀之未就好之未深散其事耳果大敗之

又曰姚萇與苻登相持未解登將魏禡飛自稱大將軍衡天王
率五胡萬人攻萇將姚當於杏城萇將雷惡地叛禡飛攻萇將
姚漢得於李潤萇議將討之群臣咸曰陛下不憂六十里苻登
乃憂六里百禡飛萇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圖惡
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禡飛東結董咸目言美說以成姦謀若
得杏城李潤惡地據之控制遠近相爲羽翼長安東北非復吾
有於是潛軍赴之萇時衆不滿二千禡飛惡地衆至數萬玄胡
赴之者首尾不絕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群下怪而問之萇曰

今同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乘勝席卷一舉而覆夫兵者詭道
善因事藥賊憑衆恃雨故雖飢困安肯束手當示無能爲之若
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既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梢櫓鈞
重竟法矢石雨下晝夜攻而拔之

又曰万俟醜奴稱亂關右魏將賀拔岳討之軍於汧渭之間宣
告遠近曰今氣候漸熱非征討之時至秋涼更圖進取醜奴聞
之遂以為實分遣諸軍散營農於岐州之北百里細川因險立
柵險其千人以下為柵者亦有數處且田且守岳知其勢分巧
密嚴備晡時潛遣輕騎先行斷路於後諸軍及發昧朝攻圍元

進柵拔之諸所俘執皆於之自餘柵悉降岳宣言徑趣汪州其
刺史侯長貴亦以城降醜奴乃奔平亭而走

晉書曰安平獻王孚傳曰吳葛恪圍新城以孚督諸軍二十萬
禦之孚以壽春遣毋兵儉文欽等討之諸將欲速擊之孚曰夫
攻者借人之力以為功且當詐巧不可爭力也故稽留月餘乃
進軍吳師望風而退

宋書曰臨烈王道規曰兵法屈申有時不可苟進諸桓世西居
楚羣小背為竭力桓振勇冠三軍難以爭勝且可頓兵養銳徐
以計策縻之不憂冠也

務速

孫子曰久則頓兵挫銳攻城則力屈頓擊屈盡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頓兵挫銳力屈貨殫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復故兵聞拙速雖拙有速勝也未有上之久也夫久兵而國利者未之有也左傳曰先軫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

其巢穴東北無復餘也禍飛等以養兵少盡衆未攻葺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子宗率騎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禍飛兵擾亂葺遣將王超等率步擊之禍飛衆大潰斬禍飛惡地請降葺待之如初通典曰後漢末荀攸從曹公征呂布至下邳布敗

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曹公欲還攸與郭嘉說公曰呂布勇而無謀三戰皆北其銳氣衰三軍以軍為主主衰則軍無奮意且布之謀主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衰而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擒布

又曰蜀將諸葛亮伐魏將馬司宣王郭淮等禦亮張郃勸宣王分軍住雍郃為後鎮宣王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黥布擒也遂進軍隄音野糜亮聞大軍且至乃自帥衆將芟上邽之麥諸將皆懼宣王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二日兼行足

矣於是卷甲晨夜赴之亮覩塵而遁宣王曰吾倍道疲勞此曉
兵者之所忌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進次漢陽與亮相遇
宣王列陣以待之使將牛金輕騎餌之兵總接而亮退也

又曰蜀將孟達之降魏也魏朝以達領新城太守假節達於是
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謀洩將舉兵司馬宣王秉政恐達速發以
書安之達得書猶與不決宣王乃潛軍進諸將皆言達與二賊
交構宜審察而後動宣王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
其未定往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其將救
達宣王分諸將以拒之初達與諸葛亮書曰宓去洛八百里去

吾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此相逐覆一月間也則吾
城已固諸軍足辯吾所在深險司馬公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
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
上庸城三而阻水達於城外為水柵以自固宣王度其水破其
柵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曰達甥劉賢將李輔等開門出
降遂斬達

又曰東魏荊州刺史辛纂據穰城西魏將楊忠從獨孤信討之
纂血戰敗退走信令忠為前驅馳至其城北問者曰今大軍已
至城中有應尔等求活何不避走聞者尽散忠乘而入弯弓大

呼纂兵衛百餘人莫之敢禦遂斬纂以徇中懾伏

唐書曰隋末高祖義兵發太原次灵石縣賈胡堡隋將宋老生率積兵二萬屯霍邑以拒之會久雨糧盡與長史襄寂及諸將議曰宋老生頓霍邑屈突通鎮河東二人同心非造次可進欲還太原以圖後舉太宗曰本與大義以救蒼生當須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便即班師將恐義從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此為賊耳何以自全高祖乃止太宗引師赴霍邑遂平老生也

又曰武德中太宗征薛仁果其將宗羅侯來拒大破於淺水原因率左右二十餘騎追奔直取折掖以乘之仁果列陣城下太宗據涇水以賊賊徒氣阻無敢進戰其驍將澤幹等數人臨陣來降請還取馬太宗縱遣之於是各乘良馬須臾並至仁果大懼嬰城自守太宗具知賊中虛實將夕大軍繼至四面合圍因縱辨士諭以禍福仁果遂開門降既而諸將奉賀因問曰始大王野戰破賊其主尚保堅城王無攻具輕騰逐不待步兵徑薄城下咸疑不尅而竟下之何也太宗曰此以權道迫使其計不暇發以故尅也羅侯恃往前之勝兼須養銳日久見吾不出意在相輕今喜吾悉出兵來戰吾亟破之擒殺蓋少若不急躡還

走投城仁果救而撫之則便未可得矣其兵衆皆隴西人一
敗被追不反回顧散歸隴外則折據自虛我軍隨而迫之所以
俱而降也此乃成筭諸君不見耶

又曰武敏初徐業舉兵於江都稱匡復皇家以整屋尉魏思温
為謀主問計於思温對曰明公既以太后幽繫少主志在於匡
復兵貴握速且宜早渡淮北親率太衆直入東都山東將士知
公有勤王之舉必以死從此則指日刻斯天下必定敬業將從
其策薛璋又曰金陵之地王氣也見宜早應之兼有大江設險
足以可以自固請且攻敗取常潤等州以為王伯之業然後率

兵北上鼓行而前此則退有所歸進無不利實為良筭也敬業
以為然乃自率兵四千人南度以擊潤州温思審謂杜求仁曰
兵勢宜合不可分敬業不知并力渡淮率山東之衆以取洛陽
必是無能成事命也可知敬業尋亦悔之所以遂敗

呂氏春秋曰凡兵欲急疾挺不可久處所以免起鳥舉喻疾也雖

有江河之險則陵之雖太山之塞遂踰之

衛公兵法曰用兵上神戰貴其速簡練士卒申明號令號曉其
目以麾幟習其耳鼓以金嚴賞罰以戒之重芻豢以養之浚溝
塹以防之指山川以導之召才能以任之述奇正以教之如此

則敵人有雷電之疾而我亦有所待也若兵無先備則不應卒卒不應則失於機失於機則後於事後於事則不制勝而軍覆矣故呂氏春秋云凡兵者欲急疾挺所以一決取勝不可久而用之矣或曰兵情唯主速乘人之不及然敵將多謀戎卒輯睦令行禁止兵利甲堅氣銳而嚴力全而勁其可速而犯之耶茶曰若此則當卷迹藏聲蓄盈待竭避其鋒勢興其持久安可犯之哉廉頗之拒白起守而不戰宣王之抗武侯抑而不進是也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三終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四

兵部二十五

示弱

示強

示弱

孫子曰兵者詭道也

無常形以詭詐為道若息疾誘蔡楚子謀未也故能而示之不能

用而示之不用

言已實能用師外示之法也若孫臏示而制龐涓

近而示之遠遠而示

之近

款近而理去道也言多疑其近誰懼敵軍示之以遠本從其近若韓信之襲安邑陳舟臨晉而度夏陽又曰

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眾寡不相待貴賤不相

求上下不相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

多設詐變出東見西攻南引北亂之使彼

張惶離亂不集聚也合於利而動暴之使離亂之使不合於利而止不齊動兵而戰之

左傳曰蔡声子謂楚令尹屈建曰若教之亂伯賁之于苗賁皇

奔晉以為謀主及鄢陵之後楚晨壓晉軍而陣苗賁皇曰楚師

之良在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陣以當之藥范易行以

誘之藥書時將軍佐之易行謂簡兵備敵令楚貪已而不復

中行二却必克二穆郟騎時將上軍中行偃佐之却至佐新軍

故曰二穆辛皆出穆王五乃四萃於王族必大敗之四萃四面晉人從之

楚師大敗王夷師燔夷傷也吳楚之間謂子反死之鄭邦吳與

則苗賁皇之為也

戰國策曰趙將李牧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冥冥吏市租皆

輪入于幕府為士卒費曰擊數牛響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謀

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牧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

每入烽火謹輒入牧保不敢戰如是殺歲亦不亡失然匈奴謂

牧為怯趙王讓牧牧如故王怒使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

數不利復遣牧牧至如故約匈奴數來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

曰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

得方三百疋得百令之士五百人穀弓弩者十万人悉勒習戰

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奴小人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

聞之大喜率衆來入牧多為奇陣張左右翼擊大破之然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及邊也

又曰韓魏相攻齊將田忌率兵代魏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孫臏謂田忌曰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張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軍蹶猶挫也五十里走

者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卒怯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洎行三日大喜曰我故知齊卒怯入吾地三日去士卒亡者過半矣乃弃其步兵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險可伏兵乃斫大樹

白而書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万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書未齊軍萬弩俱發軍大乱龐涓乃自勁曰遂成豎子之名

漢書曰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帝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于輦來皆言匈奴易擊帝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誇矜見所長也見示今臣往徒見羸畜老弱此欲見短伏

其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以喻匈奴注二十餘万衆兵已業行帝怒以為阻吾軍阻謂止械擊敬廣武遂往

至平城匈奴果出竒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
漢書曰孫策遣軍攻陳攻於匡琦城賊初到族甲覆水郡下衆
寡不敵登乃門自守示弱不戰將士御声寂若無人登乘城觀
形勢知其可擊乃申命士衆宿整兵器昧爽開門引軍指賊營
步騎抄其後賊周章方結陣不得還船登縱兵乘之賊遂大敗
晉書曰李矩守榮陽城前趙劉暢步騎二萬討矩于韓王故
壘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時陽卒至矩未暇為備遣使奉牛酒詐
降於暢潛匿積勇見其老弱暢不以為虞大嚮渠師人皆醉飽
矩謀夜襲之暢僅以身免

又曰慕容寶載記曰魏代并州騎李農逆戰敗續寶引郡臣于
東堂議之尚書封毅曰今魏師十萬十萬天下之勁敵也示之
以弱沮關拒戰計之上也

陳書曰武帝東討杜龕侯安都軍守北齊軍人據石頭遊騎至
於闕下安都閉門偃旗幟示之以弱且令城中曰有登俾看賊
者斬及夕賊收軍還石頭安都夜令士卒密營樂敵之且明辰
賊又至安都甲士三百人間東西掖門與戰大敗之賊乃退還
石頭敢不復逼臺城

後周書曰隋文帝作之初尉遲迥拒命遣將崔仲文率兵定關

東軍次蓼徒迴將檀讓擁衆數萬文以羸師戰讓悉衆未拒仲
文偽北讓軍頗驕於是遣精兵左右翼擊之大敗讓軍進攻梁
郡迴守將劉子寬棄城遁走

隋書曰煬帝大業中彭城張彪宋世模等衆至數萬保作縣薄
山寇掠徐充隋將董純討之純初閉營不與戰賊屢挑之不出
賊以純為怯不設備縱兵大掠純選精銳擊賊合戰於昌盧大
破之斬首萬餘純築為京觀

又曰隋末山賊孟讓衆號十萬屯盱眙煬帝遣王充保都梁山
以拒之久不與戰乃宣言士卒亡叛使賊中聞之讓果大笑曰

王充文法吏何能為將吾當生縛之於是進攻其柵充與戰佯
不勝讓益輕之乃分兵虜探充知其可擊令軍中移竈散幕設
方陣四面而出戰大破虜男女十方餘口讓僅以身免
六韜曰武王問太公曰敵人先至已據便地形勢又強則如之
何對曰示以怯弱設伏佯走自投死地敵見之必疾而赴擾亂
失次必離固圻入我伏兵齊起急擊前後衝其兩旁

示強

左傳曰楚將元子以車六百乘代鄭入桔株之門

桔株鄭遠又
郊之門也

入自純門及達市

純門鄭外門也
達市內道上市也

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

曰鄭有人焉懸門施於內成門鄭示楚以閉城門諸侯救鄭楚

師夜遁鄭人將奔桐兵謀言曰楚幕有烏乃止幕帳也

又曰楚大飢戎其西南戎山也庸人師郡蠻以邦楚庸屬楚之小國麇

人率百濮將伐楚百濮夷也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徒於阪

高楚儉也薦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

謂我飢不能師故伐我我若出師必惧而歸百濮離居將各徒

其色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

食往戎伐庸也振發也廩食也同食上下無翼饑也

又曰晉文公率諸侯伐楚楚將子玉從晉師退三舍楚即不止

又次于城濮楚師背鄢而舍鄢丘陵險阻名也鄢音撈文公患之听輿人之

誦恐衆險畏故听其歌誦也曰原田萁其日而新是謀高平曰原喻晉美盛若原田草萁

然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旧惠也晉大夫狐偃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

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國外河而內山也晉車七百乘鞮鞢鞞

二千五百人也在背曰鞮在胸曰鞞在後曰鞞言駕乘修備鞞呼鞞與進功晉侯登有莘之墟

以觀師曰少長有礼其可用也有卒故國名也遂伐其木以益其矢伐木

以益攻戰之具蓋亦示強也終敗楚師

又曰侯伐齊、侯登巫山以觀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強所

不至必旆而䟽陣之斥侯也建旌旗以為陣示衆也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

先偽以衣物為人形也建旆以先驅與曳柴而從之以楊塵齊侯見之畏其衆

也乃脫歸脫不張旌幟也

又曰蔡声子聘楚謂令尹屈建曰子儀之乱析公奔晋以為謀

主統角之後析公曰楚師輕俳易震蕩也若多彭鈞声以夜軍

之鈞同其声楚師必遁晋人從之楚師宵潰晋遂浸蔡襲沈獲其君

敗申息之師于乘隧獲申麇而还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諸莘

則析公之為也

漢書曰景帝時匈奴大人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李廣中官之辛貴也

勤習兵擊匈奴貴人將數十騎出獵見匈奴三人與戰被射傷中

貴人然其騎且進貴中人走廣廣曰是必匈奴射鵠者也鵠善飛故

使善射者射之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令騎左右翼而廣身射彼三

人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射鵠者也遙見匈奴有数千騎廣以

為誘騎驚上山陣廣之百騎皆大恐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

里今若走匈奴追射我立死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誘之

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到匈奴陣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

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急奈河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

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於

是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之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

縱馬臥是時會暮兵終怪之卒不敢擊向夜半時胡兵以為漢有伏軍欲旁於取之皆引兵去語朝廣乃歸其軍後漢書曰廉范為雲中太守會匈奴大人塞范自率士卒拒虜衆盛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然火虜見遙火多謂漢兵救至待朝將退范乃令軍中晨食晨往擊之首類百騎虜自此不敢復向雲中

又曰虞詡為武郡太守以討叛羌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嶠谷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聞之乃分一批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或曰

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且日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若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中使強弩勿發先用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換易衣服迴轉數周羌不明其數更相恐動計詡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淺水設伏推其退路虜

果奔因掩擊大破之

通典曰後漢末陳登為廣陵守孫策遣軍攻登於匡琦城登使人求救於曹公而密去城十里理軍營處所令多取柴薪西東一聚相去十步從橫城行令俱起火牙燃其聚城上稱慶若大軍到賊覩火驚潰登勒兵追奔斬首萬級也

又曰蜀大將諸葛亮屯于陽平并兵東下亮唯留万人守城魏將司馬宣王率二十萬衆拒亮當亮六十里所遠候白宣王說亮在中力弱將士失色亮是時意氣自若勅軍皆帥旗息鼓不得輒出卷幔開四門掃地却塵宣王疑其有伏於是引軍北趣

山亮謂佐曰司馬懿謂吾有強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亮所言宣王後知深以為恨

又曰西晉將杜元凱伐吳陳兵于江陵牙門管定周旨五巢等率奇兵八百汎舟夜度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與吳將伍延書曰比來諸軍乃飛度江也皆破之

又曰東晉末宋武帝為將討海賊孫恩恩在蒼瀆海鹽令鮑陋遣子伺之以吳兵一千請為前騎宋武帝曰賊兵甚精吳人不習戰若前驅失利必敗我軍可在後為聲援不從是夜宋武多

設伏兵兼置旗鼓然一處不過數人明日賊率衆乃萬餘迎戰
前驅既交諸伏皆舉旗鳴鼓謂四面有軍乃引退嗣之追奔為
賊所沒宋武且戰且退賊既盛所領死傷且尽宋武虜不免向
伏兵處乃止令左右脫取死人衣賊謂當走返停疑猶有伏宋
武因呼更戰氣色甚猛賊以為然乃引軍去宋武徐歸然後散
丘稍集

又曰東齊末桓玄慕晉宋武帝起義討玄使將桓謙何湛之七
覆舟山武帝使羸弱登蔣山多張旗幟玄不之測大惧武帝與
劉毅等分為數隊進突謙陣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東風急義

放火煙塵漲天鼓譟之音震駭京邑謙等諸軍一時奔散

又曰蕭齊將馮道根守阜陵城戍初到阜陵理城隍遠斥候有
如敵將至者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理城未畢
會魏將党法宗傳墜眼率衆二万奄至城下道根塹壘未固城
中衆少失色道根命廣開門緩眼登城遮精銳二百人出與魏
軍戰敗之魏人見意閑且戰又不利因退走

又曰後魏將宇文測行緩州事每歲河水合後突厥即來寇先
是常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如旧乃於要路數
百處並多積柴仍遠遣斥候知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

谷入寇去界数十里測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惧而遁走自相蹂踐安弃離畜及輜重不可勝數測徐率所部收分給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復至又

曰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登雖稱藩附于西魏而尚有弑心西魏將楊忠自樊城觀兵於漢濱易旗進實騎二千登登樓觀之以為三万也惧而伏焉

崔鴻十八國春秋曰後趙石勒荊州監軍郭敬寇晉襄陽勒驛令敬退逃樊城戒之使偃葳旗幟寂若無人彼若使人觀察則告之曰自愛堅守後七分曰大騎將至相禁不復得走矣敬使

人浴馬于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偵謀還告晉南中郎將周撫撫以為勒軍大至惧而奔子武昌敬遂入襄陽焉

又曰前凉張重華以謝艾為軍師將軍率騎三萬進軍臨河復趙石勒將麻以三萬衆拒之艾乘輅車冠曰帽鳴鼓而行秋遙覩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令黑稍龍騰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火擾或乘勸馬艾不從乃下車距胡牀指揮分處賊以馬伏吳發也惧不敢進艾又遣將緣河截其後秋軍乃退艾乘擊大敗之斬秋將杜勳汲魚俘斬首三千級秋死馬奔大夏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五

兵部二十六

審察 避銳 安衆

審察

孫子曰兵怒而相迎交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伏備也

左傳曰齊師伐魯莊公將逐之曹翹曰未可夫大國難測也惧

有伏焉恐許而吾親其輒亂望其旗靡故逐之旗靡輒亂

又曰秦晋戰于羈馬交綏秦行人夜戒晋師曰兩君之士皆未

憇也明請見也憇鉄也晋大夫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惧我也

目動心不安言肆聲放失常節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薄遁也晉裨將番申趙

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暝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果夜遁

又曰晉侯伐齊、候畏其衆齊師夜遁師曠曰烏鳥之聲樂齊

師其道鳥鳥得空故樂也邢伯曰有班之聲夜遁馬不聞見故鳴齊師其道叔向

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道

又曰晉師伐楚將戰楚子登巢車以觀晉軍巢車車上為魯楚將子重

使太宰伯州黎侍于王後州黎晉伯宗子先奔楚王曰聘而左右何也聘走

曰召軍吏也皆聚於軍中矣曰合謀也張慕矣曰度卜於先君

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

也夷平行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左將師右車石竟敗楚

于鴈陵

後漢書劉備遣將吳蘭屯下辨曹公遣曹洪征之備遣張飛屯

固山歆斷軍後衆議孤疑洪曰賊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反

張飛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擊蘭破則飛自走集兵擊蘭

大破之飛果走

宋書曰東晉末武帝率兵北伐圍南燕慕容超於廣固未下時

後秦姚興遣使告宋武云慕容見與降好以窮告急今當遣鐵

騎一萬遙據洛陽晉軍若不退者便當長驅而進宋武興使答
曰語汝姚興我定燕之後息甲三年當平關洛令能自送便可
速來劉穆聞興使入而宋武發遣已去以興所言并合具語穆
之穆之曰常曰事無大小必賜與謀此宜善詳云何率尔便答
未能威敵攻役彼怒耳若燕朱可拔興救奄至不審何以待之
宋武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與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
審能遣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此是其見我伐燕內已懷
惧自強之辞耳興竟不能出師廣固終援擒慕容超平齊地
又曰武帝自京口舉義兵討桓玄將桓謙屯于東陵下範也覆

舟山西以拒之宋武疑賊有伏兵謂小將

劉勳曰此山下當有伏兵卿不可率部下往取之鍾應声馳進
果有伏兵數百一時奔走

又曰雍州刺史袁顛舉兵反公流入鵠尾與官軍相持既久官
軍主張典世越鵠尾上據錢將劉胡攻之不下遣人傳唱錢溪
已平官軍之衆並惧宋將沈攸之曰下然若錢溪實賊萬人中
要應有逃亡得者必是彼戰失利唱空声以惑衆耳勳軍中不
輒動錢溪信尋至果大破戰攸之悉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
之顛駭惧急追胡還遽積走後魏書曰司楚之討蠕蠕蠕潛

遣郊覘

蠕如
堯切

入楚之軍截驢耳而去有告失驢耳者諸將莫能

察楚之曰必是覘賊截之以為驗耳賊將至使即軍人伐柳為城水灌令凍城立而賊至水浚城固不可攻逼敗乃走散世祖間而豈之

又曰將韓果性強記兼有權略所行之處山川形勢輒能記憶兼善伺敗敵虛實揣知情狀有潛匿溪谷為間道者果登高視之所疑之處有必有獲

通典曰周武帝師、攻圍高齊晉州後主將兵十萬自來援時柱國陳王純頓千里徑大軍永昌公椿也鷄棲原大將軍宇文

盛守汲水關並受齊王憲節度憲密謂椿曰兵者詭道去晉不定見機而作不得遵常汝令為營勢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不須張幕可伐疑也時齊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又令其衆出水關自率大兵與椿對陣宇文盛馳騎告急憲自以千騎救之齊人覩谷中塵起相說遽退盛與柱國侯莫陳芮涉汲遂之多有斬獲俄而椿告齊衆稍逼憲又迴軍赴之會被勅兵還率兵夜返齊人果謂柏蒼為帳幙也不疑軍始悟軍識曰夫用兵者必察敵國之情視其倉廩度其餘糧以卜其強弱運糧二百里者無二年之倉也運糧三百里者無三年之糧也是謂虛國民貧上

下不相親則有離判心上行暴雪則下刻急相殘賊是為亡國
若進惡不退群覽焉敵不尚位在位受其害內貪外廉竊公為恩
錦躬正顏以獲高官是為盜端

避銳

孫子曰少而逃之也高壁里勿與戰也彼衆我師不若則能避
之引兵避之強若不敵勢不相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小不當
國不量敢與大邦為讐雖推時堅城固守然後必無邀正正之
見擒獲春秋傳曰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敗之也
旗無擊堂之陣此理變者也正者整齊也堂者大也威感
之兵後有堂堂之陣必有騎伏詐誘之謀是故朝銳晝夜墮氣
審察待之勿輕邀截此理之變詐者也

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擊其墮歸此理氣者也

避其精銳之氣擊其解墮故歸此理

氣者也故曹翹曰夫戰勇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是以尅之也

戰國策曰魏武侯問吳起曰暴寇卒至掠吾田野取吾牛馬則
如之何起曰暴寇之來必精且強必善守勿應潜伏路傍慕去
必卒車乘重裝驍騎逐擊執必莫當遇我伏內如雪逢湯也
後漢書曰袁尚據鄴率兵擊元譚於南皮留蘇由審配守戰曹
公圍鄴尚還救鄴諸將皆以為此歸師人以為戰不如避之公
曰尚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擒耳尚循西山來
臨釜水為營夜遣兵犯圍公逆擊破走之城中奔潰

通典曰陳晉末武帝伐南燕慕容超領南賊盧循徐道覆乘虛襲建業循多疑少決每欲萬金為盧謂道覆曰大軍未至晉吏部尚書孟昶便覩風自裁大勢言之自當計日潰亂令決負於一朝既非必定之道且殺傷士卒不如案兵待之宋武奔還拒守宋武曰賊若新亭直上當避之迴泊蔡洲乃成擒耳於是登石頭城以覩循軍初見引上新亭宋武顧左右失色既而迴泊蔡洲道覆循欲上循禁之使羸老悉乘舟艦向白石宋武慮其從白石步上乃率劉毅諸葛長民北出拒之賊遂率數万屯丹陽郡宋武率諸軍馳歸衆慮賊過江咸謂當徑還拒戰宋武乃

先引軍還石頭衆莫之曉是日大熱三軍疲頓既入城解息士洗浴飲食久之乃出列征於南唐命參軍褚叔度朱齡石率勁勇千餘人過淮賊數千皆長刀矛鉞精甲曜曰奮躍爭進齡石所領多鮮卑善步稍並結陣以待短兵弗能抗死傷者數百人乃退走

安衆

春秋曰晉文公卒將殯于典沃出絳柩有聲入牛入如同如牛向聲虛為切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挺焉秦伯使孟光視等三將襲鄭晉師禦之于穀而敗日聲自柩出故

事也小偃間秦察謀故
因柅声以正衆心也

史記曰燕使騎劫伐樂毅攻齊即黑齊將田單拒守乃令城中
人食必祭其先祖於中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單
復宣言曰神表下教我及令曰當有神人為師我者有一卒曰
臣可以為師乎及走田單乃起引還東嚮坐師視之卒臣欺君
誠無能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入約束必稱神衆心乃
安竟破燕軍

又曰秦二世初天下亂陳勝吳廣起兵於蕪歆收人心謀曰項
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人或以為在今誠以吾衆為

天下唱宜多應者

謂首

廣以為然迺行卜者知其指意曰足

下皆成功然足下卜之鬼乎

卜者云事成有功然須假託鬼神
乃可與起耳故勝廣曉其意則為

魚書孤鳴
以威衆也

勝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衆耳迺丹書帛曰陳勝

王置所罾魚腹中卒置買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又間令廣之

所次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間謂竊令人
行也密於廣

所次舍處旁側叢祠中為之叢謂草木之叢蔚
者也祠神祠也備謂結起呼火故切

卒皆夜驚恐朝

日卒中往往指曰勝廣而因號令衆遂從之

又曰高帝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
封帝在洛陽南宮從復道遙見諸將往相與坐沙中語張良

曰陛下起布衣取以此屬取天下今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及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遍封此屬畏陛下不能及封又恐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及耳帝憂曰為之柰何良曰帝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常曰雍齒與我故數常窘辱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思良曰今急先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帝置酒封齒什祈候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皆喜曰雍齒且為侯我屬無患矣

漢曰書李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騫將萬騎

與廣俱異道行數十里匈奴萬騎圍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從數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右而還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

後漢書曰王郎起光武馳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恐及至呼迤河候吏還白阿水流澌澌音澌無舩不可濟官屬大惧光武令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水堅可渡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語也遂前北至河河水亦合乃令霸護渡監護也未畢數騎而水解光武霸曰安吾衆得濟免卿之力也霸謝曰此明公至德神靈之祐雖武王白魚之應無以加此

昔武王渡盟津白魚躍人王舟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始天瑞也以為

軍正

晉書曰李矩守東陽城劉聰將劉暢討矩奉牛酒詐降謀夜襲之兵士以賊衆皆有惧色矩令郭誦禱鄭子產祠曰君昔相鄭惡鳥不鳴兇胡夏羯何得過庭使巫楊言東里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踴躍爭進乃使誦勇敢千人夜掩陽營獲鎧馬甚多斬首數千騎暢僅以身免東里即子產

又曰劉裕討慕容超圍固城數月不拔或說裕曰昔石季龍攻曹窺瞻氣者以為渾水帶城渾音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成必

自陷季龍從之而窺降慕容恪圍段龕亦如之而龕降、後無幾又震開之今日亦猶在可塞之裕從其言於是城中男女患脚弱疾者太平時有蒼鵝飛入帳座衆咸驚愕其將胡色也胡鵝者我也胡徵歸我之徵衆大悅將攻城諫曰陳今往亡之日兵所忌裕曰我往彼亡吉郭大馬乃命悉登遂尅平廣固又曰嶺南盧循寇建業宋武擊破之走至彭蠡湖乃悉力柵斷左里大軍至左里將戰宋武所執麾竿折幡沉水衆並怪懼公觀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幡竿亦折今者復然賊必破矣即攻柵而進循兵雖殊死戰弗能禁諸軍乘勝奔之循單舸走所殺及

投水死凡萬餘人納其降附宥其逼掠遣劉藩孟懷玉輕軍追之循攸散卒尚有數千人逕還廣州

又秃髮利鹿孤載記曰呂纂未伐使僭檀拒之纂士卒精銳進度三堆軍擾懼僭檀下馬據床而坐士衆心及安與纂戰敗之斬二千餘級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後趙石勒使將麻秋等伐張重華於武威重華將謝艾曰乞假臣兵七千為殺下吞之重華以艾為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於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

之斬首五千級

又曰後燕慕容皝遣將慕容麟卒三萬余人寇新市甲子晦後魏道武進軍討之太史令晁崇奏曰昔紂以甲子亡兵家忌不可出帝曰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勝乎崇無以對帝遂進軍新市賀麟退阻泝水依漸如澤以自固成帝臨其營戰於義壹臺塢大破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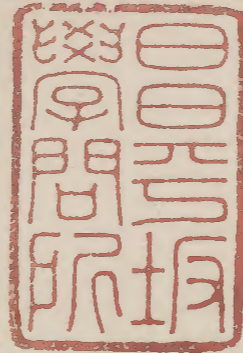
梁書曰庾域為華陽太守後魏軍攻圍南鄭時糧諸寡少人情恟懼州有空倉數十所余手自封題指云將士云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虜退以功拜羽林監

又曰楊公則隨武帝大軍至新林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府壘
北樓與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遙見麾蓋縱神鋒弩射之
矢貫胡牀左右皆失色公則曰虜幾中吾脚談笑如初

通典曰隨末孝密據興洛倉破守文化及還士卒皆疲倦隋將
王充欲乘其弊而擊之恐衆心不一及假託鬼神云夢見周公
乃立祠於洛水上遣巫宣言公欲令今僕射討李密當有大功
不則兵皆疫死充兵多楚俗信妖以惑之衆皆請戰遂破密
唐書曰高祖為山西河東撫慰大使行至太平關遇賊數千人
時所將兵少左右皆惧高祖謂之曰此鳥合之賊易與耳因率

騎十二人擊之所向皆靡衆情始定世說曰曹公軍行失道三
軍皆渴公令曰前大梅林子饒子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
水出乘此以及前水

三國典畧曰梁蕭曹藻有操行人以父非命而卒布衣菲食非
公坐不听音樂初為並州刺史時有焦僧護作乱據郿繁衆有
數萬藻年未弱寇將自擊之乃乘平高輿巡行賊城沉矢雨下
從者舉楯以弊命去之因是物情大安則賊夜遁梁武常稱其
小字嘆曰子弟併如迦葉吾復何憂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五

